

人工智能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探析

任东景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马克思通过原子化的个人、单向度的人、自我膨胀等方面揭示了物化的个人,通过异化劳动的扬弃、资本逻辑的超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等方面实现物化个人的超越。人工智能通过促进生产力发展、人的交往实践、社会融合、观念的转变等方面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人工智能也可能对人的全面发展带来更加物化的社会、虚拟现实的陷阱、主体地位的丧失等风险。因此,需要通过广泛深入的讨论以达成共识,需要制定切实有效的对策以应对风险。

[关键词]马克思;人工智能;人的全面发展;机遇;挑战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5-0030-05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5.004

Probing in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N Dong-jing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Marx revealed the materialized individuals through such aspects as atomized individuals, unilateral human and ego boost, and achieved the transcendence of materialized individuals through such aspects as sublation of alienated labor, surpass of capital logic, and human's freedom but all-round develop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pens up a new way for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practi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ncept transform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y also bring such risks for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more materialized society, virtual reality trap and loss of the subject status. Therefore, extensive and in-depth discussions are needed to reach consensus, and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are needed to deal with risks.

Key words: Marx;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opportunity; challenge

人的发展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主旨。人的发展历经对自然的依赖、对人的依赖、对物的依赖等发展形态之后,终将迎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历史进程中,人工智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马克思对物化个人的超越

马克思对人的发展问题的探讨是从历史环境的变迁中抽象出来的,并在“个人—自然—社会”的有机关系中论述物化个人的超越。

(一)物化的个人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

收稿日期:2020-07-21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BKS002)

作者简介:任东景(1974—),河南濮阳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技术与人的发展研究。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能够完全支配广大被统治阶级。后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确立并奠定了新的个人状态,即物化的个人状态。资本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归宿。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其在提供经济成果的同时也无情地吞噬着社会的一切资源,包括生产力中的主要因素——劳动者。劳动者不是自为的,而是服务于资本增值这个唯一目的,商品交换导致人的关系最终凝结为赤裸裸的物的关系,导致人的发展的多种危机。

一是原子化的个人。资本的逻辑是把每个人定义为一个单独的经济体来参与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这样的人只是在一定经济社会语境下结成临时性的共同体,每个人仅仅是政治、经济和法律意义上被宣读的独立个人,在被外部塑造的社会框架中展现个人的作用,但个人之间的有机联结和融合被切断了,那些凡是不能融入到资本运行中的个人特质完全被排斥。这样的个人不能形成一种整体上的力量,反过来对社会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甚至凌驾于共同体之上,以一种旁观者而不是行动者的形象展示出来。由此导致“人的心灵世界处于无序的状态,具体来讲,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无知、迷茫、失责、失控”^[1]。

二是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在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却逐渐丧失了否定、批评、想象、超越的能力,其所受到的压抑、奴役和异化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呈现出一种单向度的发展样态。这种单向度的人是建立在社会的物化基础之上的,凡是符合资本逻辑的就会受到市场的褒扬和追捧,反之,就会受到市场的漠视和抛弃。

三是自我膨胀。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原子化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个人单向度化使个人把交换价值最大化作为唯一追求目标,二者的结合往往导致自我膨胀。这种膨胀是资本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每个人只有不断排斥其他竞争者,才能获得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当每个人都把自我利益放在首位,那么自我中心主义甚至极端个人主义将必然引起不

良的社会风气。这样,个人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就会成为常态,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反社会等思潮则会大肆流行。

(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通过对物化个人状态的批判,超越资本逻辑对人的发展的支配,使哲学重新复归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

一是扬弃异化劳动。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揭示出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非人道本性。工人通过自身的劳动创造出了一个怪胎,这个怪胎虽然是被工人生产出来的,但是并不服务于工人的生存与发展,反而奴役和宰制工人。只有扬弃异化劳动,才能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二是超越资本逻辑。马克思没有停留于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分析,而是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怪象的根源。这种根源在于资本家拥有购买一种使自身增值的神奇之物,即资本。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再生产过程及其秘密,揭示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历史必然性,论述了超越资本逻辑的途径。

三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张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旧式社会分工的消除、增长自由时间以及同旧的思想观念决裂等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的所有实践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以推进这一目标为指向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一切天赋和潜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开发。此时,人们不仅摆脱了自然力量的野蛮统治,也摆脱了人对人的依附或变相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动不再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二、现实社会关系的变革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实现人的解放的一个现实手段深入到整个社会实践之中,不断建构着新的社会关系。当前,人工智能“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驱动下,呈现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

助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全球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这种影响最显著的特征是为人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条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可能性。

(一)推动生产力发展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及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产生以来,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不断拓宽自然研究的视野,不断提高开发自然的效率。人工智能通过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等因素的结合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当体力和脑力劳动都交由机器完成后,人类将更好地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全面的解放,身心将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3]人工智能与劳动资料相结合,带来劳动资料的深刻变革和巨大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工智能与劳动对象相结合,不断扩展劳动对象的范围,从深度和广度上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相结合,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助力劳动者上天、入地、下海,提高了其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二)拓展交往实践

人工智能全方位拓展了人际交往实践的宽度和高度。其一,人工智能不断增强人的交往实践意识。人工智能为人的交往实践描绘了新的社会图景,不断激发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激励人们不断超越自身的狭隘交往实践范围。其二,人工智能不断增加人的交往实践知识。人工智能为人的知识学习提供了许多无限可能性,使掌握海量的信息和知识成为可能,尤其是那些易于虚拟呈现的活动,如绘画、旅游、教育等。其三,人工智能不断拓展人的交往实践范围,促进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互动进程。一方面,通过主体客体化,不断创造新的实践对象,扩大实践活动的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客体主体化,不断促进人的物质器官的延伸,并把新的思想和理念融入人的意识之中,提升人的交往实践能力。人的交往实践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增强人的积极情感和行动能力,有助于增强人的价值理性和审美能力,有助于增强人的反思意识和批判能力。

(三)加深社会融合

人工智能将推动“技术—社会”的进一步融合,形成智能社会的新综合体。一方面,人工智能促进社会联结。“互联网对当今社会的挑战是根本性的。现有经济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生态等是建立在工业社会框架下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秩序,而互联网属于信息社会范畴,它适应的是一种信息社会框架下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秩序。”^[4]智能社会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将以信息交互为核心的联结方式所取代。另一方面,智能社会优化社会关系。人工智能时代,通过“推动社会治理协同化、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生态化、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等手段”^[5],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

(四)促进观念转变

人们的观念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发生巨大的转变。一是可能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自负。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价值取向总归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说法,中国古人也讲过“万物皆备于我”。人类由此产生对自然的霸权,并在生产过程中将对自然的霸权部分移植到对人的霸权中去,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当人工智能以潜在主体方式进入到人的生活中去,使人无时不处在对人工智能全面失控的担忧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开始受到排挤。二是加强对人的类本质的理解。哲学上对人的概念的理解,总是同当时的生产状况相一致的。在阶级社会,掌握话语权的统治阶级总是对人区分尊卑,并以维持这种统治秩序作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加以考虑。但随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被打破,人与其他智能体的交往关系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所以人不得不理智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立足一种他者视角,运用一种他者思维,形成超越个人本位的自然观、社会观和交往实践观。

总的来说,人工智能本身仍然是一种技术,并不能超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不能像“技术至上主义”所说的那样呈现出新的社会

形态。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6](P458)}。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人能够进一步扩展自身生存的空间和时间。同时,人工智能又是一种特殊的技术,它的确可以让人或主体从一定的事物中摆脱出来,去享受那些前人工智能时代大量产业工人无法享受到的纯粹的心灵自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整个社会对物的依赖,使人有机会和动力去构建“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

三、机器的忧虑

马克思指出,在机器的使用中,人往往因为机器能力强且难以控制而表现出对机器的忧虑,这种忧虑实际上是对人自身能力限度的忧虑。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忧虑被更加精巧的算法和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给放大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它既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可能制约人的全面发展,甚至导致人的发展进程的逆转。

(一)更加物化的社会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确立起到了支撑性的作用,但在资本主义确立之后,科学技术却在更大程度上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逐利的有利工具,从而导致技术、资本与权力的高度结合。一旦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价值遵循发生偏离,偏离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正常航向,偏离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正常轨道,极易导致与资本、特权的联姻与合谋,从而使社会发展在资本和特权的裹挟之下奔向更加物化的社会。在这种更加物化的社会中,物质利益成了唯一的价值评价标准,所有的一切只有纳入到可统计、可计算、可交换的系统之中才有价值,凡是不能纳入到此系统中的将被淘汰出局。更加物化的社会是一种畸形和异化的社会,在此条件下人的发展也将是一种畸形和异化的发展样态。

(二)生产关系的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关系面临的一个重大

挑战是阶级的划分。传统工业社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是明晰的,但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大部分生产任务都交给智能机器去完成,所以生产者更重要的任务是知识的生产,是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生产。对生产者而言,全社会存在两种生产者:人类生产者和智能机器生产者,而且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是智能机器,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基本生产领域用机器取代人。而对于人类生产者而言,知识的生产是在一个高度相互交错与重叠的知识生产网络中完成的,因为生产参合性过于复杂和频繁,以至于对于一件具体产品来说,很难说清它的具体生产者。所以,人工智能对生产的挑战是:谁在生产?此外,与传统的工业资本家不同,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活动可能更广泛地分布在虚拟网络中,通过物联网架构起极端复杂的海量社会资源的优化与支持,使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变得十分模糊。

(三)虚拟现实的陷阱

人工智能对社会最大的影响不是来自对传统社会活动的推动,而是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空间,即虚拟空间。这是一个通过智能平台构建的完全虚拟的社会交往场域,由此,现实中的人可能同时存在两种身份:一种是现实社会的身份,另一种是虚拟社会的身份。因为虚拟生活能够突破物理限制而表现得更加自由,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把生活重心转移到线上生活,从而放弃对现实环境的改造。现阶段的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构成一对个人发展的矛盾。现实生活是虚拟生活的基础,而虚拟生活是现实生活的扩展。虚拟生活因为突破了现实生活的物理限制而显得格外美好,但忽略了现实环境的改造而一味追求虚拟生活,最后会因丧失发展的基础带来个人的挫折与毁灭。

(四)主体地位的丧失

主体地位的丧失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工具的人工智能在一部分人的掌握下,对另一部分人加强奴役。如果一少部分人控制了人工智能,掌握了对技术、数据、信息的

垄断,并把自身的利益凌驾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上,可能导致少数人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对多数人的控制和奴役,进而形成阶层的分化与固化,以致于多数人的自由和平等被剥夺。那些在技术控制的链条上处于上游的人或集团,可以通过智能化技术工具,对下游的人实施严格的永久性控制。除了社会集团的统治之外,这些技术也可以用在公司或家庭等小的组织单元内来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如果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和价值标准失去了正确引导和合理控制,随着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可能导致人们生活在虚拟现实中而不能自拔,人的社会性、实践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和冲击,最终可能导致人丧失思考和批判的能力,甚至被人工智能的控制者所奴役和淘汰。如果说技术统治是一个传统问题,那么人工智能的奴役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通常的讨论中,人们往往赞同人工智能的“准主体”地位,也就是人将一部分感知和决策权力让渡给人工智能。随着这种权力让渡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频繁,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人都难免对人工智能产生依赖。这种依赖性有可能导致主宰局面的逆转,即人工智能对人的奴役。

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对人的全面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7]因此,既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以达成共识,也要制定切实有效的策略以应对风险。

四、结语

人的发展问题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主旨。人工智能技

术支撑起的智能社会新形态,将会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历史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仔细思考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性分析,能够深刻地认识到: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是人的物质器官的延伸,既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面;也具有工具的独立性和不合理性,从而阻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面。因此,需要结合时代和实践特征,辩证分析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既不盲目乐观,又不悲观失望,“任何否认增强技术异化的‘乌托邦’预测和夸大增强技术异化的‘敌托邦’估计都是不可取的,两者都会对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发展产生阻碍”^[8]。人类应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给人的全面发展所带来的机遇,积极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景和可能带来的挑战,使人工智能更好地为人的学习和成长服务,而不是超越人、取代人和控制人,从而为每个人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最终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关雷.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人的发展——中国人学学会第二十届年会综述[J].山东社会科学,2018(12):2.
- [2] 习近平.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N].人民日报,2019-05-17.
- [3] 陈鹏.科技与人文:人工智能与哲学的交汇碰撞——“人工智能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6.
- [4] 章剑林.互联网重塑社会发展新逻辑[N].浙江日报,2015-12-17.
- [5] 张鹏.人工智能促进社会治理新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8-29.
-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7] 习近平.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8-11-01.
- [8] 易显飞,刘壮.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理论主张及论争启示[J].世界哲学,2020(1):151-159.